

五里村的黑山羊

□周习

山脚下,有一块种植中草药半夏的地块,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出来后,商量着去看养黑山羊的一个贫困户。

在村口就遇到过一群大小不一的黑山羊,它们个头很小,长着两只白色的短角,拥挤拥挤地往外走。吴玉兴说:“这些羊要去山上吃草。”他是五里村的第一书记,瘦高个,长脸,理着寸头,笑起来眼睛眯成一弯月亮,看起来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其实他是贵州省第二测绘院一个部门的党支部书记。

五里村属于乌蒙山腹地赫章县双坪乡,是乡里人口最多,土地面积最大,人均收入最少的一个大村。站在山顶,四处望去,五里村的公路四通八达,随着山势起伏伏伏。吴玉兴说,这些公路中有一条通威宁县,叫幸福路,其他的叫村村通、组组通、连户路。也就是说,村与村之间都有公路,小组与小组之间也通公路。

吴玉兴将车开到一个三岔口,我们下来,走向一个高坡,这里有三四户人家的样子,房屋很新,白墙黑瓦。水泥路通到了农户的家门口。一位六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说话,一条狗温顺地跟在主人身后摆着尾巴,汪汪地叫起来。六十多岁的男人看起来是这个人家的主人,他喝住了汪汪叫的大狗。他家的门前贴着各种表格,吴书记说:“这叫明示表。”我凑近一看,知道这家人姓朱,家长叫朱

明志,家庭成员有大儿子朱启云,小儿子朱启高。

吴玉兴称呼朱明志:“嘿!老朱,没出门?”老朱说:“没呢!吴书记,你们快屋里坐。”老朱和吴玉兴彼此都很熟很友好的样子,客厅里很干净,围着大炉子,我们坐下来。

吴玉兴手里拿着《结对帮扶干部走访记录》,我看到最早的一次记录是2016年9月15日,表格走访的干部一栏,签的名字太潦草,我看不出来,帮扶单位写着双坪乡人民政府。2019年9月的一份记录,走访干部一栏,签的名字就是吴玉兴,内容口语化:朱家正在挖洋芋,已挖了千把斤,看见了朱启云,正常情况,是个帅小伙,在父亲的安排下,可以正常劳动,健谈。朱启高在外务工,很少电话,很少回家,家中生活正常。

我心里暗暗笑起来,想不到吴书记写意见这么接地气。

和去地里看中中草药半夏不同,这里很凉快,吴玉兴解释说:“这里海拔2200米,有太阳也不热。”

这时,屋外来摩托车的声音,紧接进来一个穿西服的小伙子,西服领口处露出淡粉红的衬衣,他微笑着走进来。吴书记说:“这是老朱的小儿子。”我听错了,以为是大儿子,很纳闷,我问道:“不是在山

上放羊吗,这么快就回来了?”心里想的是,刚才还说大儿子神经不好,怎么这么精神?老人马上更正说:“这不是大儿子,大儿子在山上放羊,每天六点半才能回来。这是我的小儿子。”

吴玉兴说:“这是老朱的小儿子,他原来在广东打工,是不是最近有疫情没去呀?”小儿子说:“不是,广东那边太热了,搭架子,做钢筋。我不适应呀!我们这里最热也不到30度,那里快40度,难受呀!”

吴玉兴说:“大儿子上山放的羊,就是我们帮助补贴钱买的黑山羊。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发展绵羊,剪羊毛。老朱说,他不会剪羊毛,不喜欢养绵羊,再说绵羊每次只下一只小羊,山羊能生,一次能生下两只。我和邱县长反映,能养黑山羊,不养绵羊。能养我们地方的山羊,不养外地的,水土不服。”

吴玉兴说的邱县长叫邱杰,就是他们的领头人,是脱贫攻坚的坚实力量。

吴玉兴和我说:“我和朱老汉交流后,我就考察黑山羊,发现它是贵州三大优良品种之一,毕节、六盘水等30多个县区很适合养殖,销路很好。”朱明志附和着说:“黑山羊就是这样的,吴书记了解得透。”吴玉兴又说:“我们去联系,整圈买下来了,共有73只。”只要是对脱贫有利的事,全社会都支持。吴玉兴说:“我和村支两委去买的。这里山坡陡,养绵羊也不利,老辈

子里养黑山羊,个头小,上山有力量,也不娇气,好养。”

吴玉兴说:“买来后,一共分给12户,老朱家6只,转过年来就下了6只小山羊,现在朱家已经有12只羊了,现在还有几只又有崽了。可以卖掉6只,如果是公羊,可以卖给饭店,这里的羊肉粉店,用的是这种羊肉。”老朱笑着说:“我家现在有12只黑山羊了。”

吴玉兴说:“现在,只要不怕辛苦,生活就有保障。路修好了,什么都给你弄好了,剩下的就是奋斗了。”老朱和小儿子朱启高频频点头。

走出朱明志的家,抬眼望,山川秀丽,吉鸟飞翔,满眼的绿。

周习

中国作协会员,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,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。著有《土窑》《少男少女》《天干地支》《鲁院纪事》《行走乌蒙》等多部。获泰山文艺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冰心散文奖等。

我的人生如此游戏

□庞永力



面奔突回来,愿意坐下来玩上一局,平一下心气。这几天,谋求的事业很多环节在某处堵着,也只能无所事事、百无聊赖,也只能打开这翠绿的界面,玩他个十来局。前几天忙碌时没这闲工夫,其实紧一阵儿就应该这样闲淡一回,张弛有道。

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,人生总要树立一个大目标,即所谓的事业,然后日积月累地修行、千转百回地靠近,那个目标像高踞树顶的果实,多少的努力只为了那最后的甘甜。我想说的是:靠近的过程漫长而艰辛,而更多的时候,是看不到目标的迷惘,连山重水复的自我宽慰都没有,只有将大把的时光放在与智能游戏的纠缠上。世间还是小人物居多,尽管大家各种地装,大半辈子一直靠运气、攒积分养家糊口之人,其实是仓皇、焦灼难解,自己寻得一种自慰形式而已。

眼前还有烟缸、半盒烟、打火机,烟也因闲淡超出平时限定。曾写过一篇《厚酒、薄牌》,烟酒在这里不重复;“薄牌”是指与人凑在一起打扑克,搓麻将也叫打牌,现在说的是电脑纸牌。电脑游戏也有高档的,与人联手、挣积分、花钱买装备等等,我一概不会。我就是玩最简单最初级的那种,直着眼睛玩、越玩眼越直,才不费那个脑子呢!我玩游戏,主要是以静态的劳累替代奔波的劳累,为它付出的脑力不能比仰面谋生还要多;且秉持“玩儿就是玩儿”的观念,耗电、费眼、脖子发硬都认了。前些年打台球,一晚作十来元的预算,输完就回;玩嘛,就是消费去的,又不花大钱,从不处心积虑靠它挣外快补贴家用。偶沾一手,还想赢人家老油子,没天理了。

二

游戏是有输赢的;玩家骨子里在乎的,也是输赢。在电脑上玩“抢滩登陆”游戏,最早期的版本,射击类单枪,以后的版本以及另外开发的多枪合作游戏,我的智力不能胜任。那款游戏诱发了我玩乐的痴迷:对面大海开过来各种船艇,敌方步兵、坦克冲上海滩,空中还有轰炸机、直升机、

运输给养机,那叫一个炮火连天;我躲在堡垒里,直射炮、机枪、手枪轮替着,“喀喀喀……咣咣咣……”

这个游戏大概是“十关一难易”的设置,前几关没什么,到了八、九、十关,敌人海陆空综合攻击力度就非常强,得保证射击的速度与精准度,且要抓空儿击中给养机空投下来的弹药与血块。一番揪心厮杀后,会有几关得以舒缓,然后又是新一轮的八、九、十。诸位不知道八、九、十的难度有多大,有时一晚上都打不过一番八、九、十。那时还使不惯耳机,我把自已关在一个房间里,“喀喀喀……咣咣咣……”夜深了,脖子僵硬、眼睛发酸,才站起身来,把当下的关保存,去睡觉。第二天晚上,打开电脑,接着昨天的关继续鏖战。

这个名叫“抢滩登陆”的游戏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念——可见人若有悟性,随时都能受到点拨。我的目标是打过一百关,从第一番八、九、十打过第九番八、九、十,那得多有成就感!终于,一天晚上,打过了九十七、八、九,冲过百关,那叫一个心满意足啊,保存好爬到床上去。第二天,一开电脑,却发现游戏的状态竟然是第一关!

怎么会这样?生活在和平年代,惊诧沮丧到万念俱灰的时候并不多,当时算一次。最后自己安慰自己:可能是昨晚没保存好吧?怎么办呢?重新开打吧。我想体验“杀过百关”的感觉,也想看看百关之后是不是“十关一难易”。于是乎,又是数个夜晚。需要说明的是:我的水平见长,操控键盘到了熟能生巧的地步,缩短了时间。又一次,冲到一百零几关,保存、关机、睡觉。

第二晚,还是第一关!

连遭重创后我有所悟得:可能是这个游戏百关后不支持保存吧,还是我玩的不是正版游戏?这些没有心思去考证。却因此想到:既然享受的是打过九十七、八、九的刺激,何不把游戏保存到九十七关,每次只打这最难的三关,不去在乎百关后的闪退?之前的铺垫不要,之后的荣耀不保

存,只要冲刺的快感,不是人生的另一种妙处吗?

这也是一个如何绕过心中执念的例子,适用于之后我人生中的很多顺逆。

三

之所以想起“抢滩登陆”对我的棒喝来,因为纸牌游戏使我也有所幡悟。每次翻牌、调牌,被彻底堵死后,一点系统提示,就又开始了一局。一局跟一局都不一样,牌的顺序不同,不同顺逆带来不同的快感与沮丧。如此,被堵死了,没有太多的臭脸,鼠标一点又是一轮开始。既然能很容易重新面对未知的顺逆与悲喜,谁还耽于当下的顺逆与悲喜呢?这大概就是游戏让人沉迷之所在。现实生活里,我们把一件事情搞砸了、把一个人得罪了、把一段岁月虚度了,纵然痛悔万分、呼天抢地,又岂能重新来过!

行文至此,我给了读者一个如何无聊透顶、玩物丧志的印象呀,还一本正经地落笔成文意欲流毒深广。从小家教严,父母严禁赌博,所幸我于各类游戏的弱智,不会链接银行账号输房子输地。还有一点最让人放心:无论什么玩艺儿,打球、玩牌,我都不能超过俩小时;一开始挂不上链子,手顺也就几把,时间稍长就头晕目涨,再继续链子就要断了。这可能是先天智力不足、后天神经衰弱积极的一面,不比那些专业玩家,可以白天晚上连轴转,输得眼红脖子粗继而生出邪念来。

我的人生大半也游戏。如此浅尝辄止,还能叶公好龙般说三道四,这就是赚的了。

庞永力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廊坊市作协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春雪》《纸婚年》、随笔集《庞门左道》等,获中国报人散文奖等奖项。